

乡愁里的母亲

■金洪远

母亲自幼随外婆从绍兴迁居上海，数十载光阴流转，每当与舅舅舅妈叙旧时，那口浓得化不开的乡音里，总萦绕着故乡的剪影——东湖的潋滟波光，兰亭的曲水流觞，轩亭口秋瑾就义的青石路，府山脚下旧居门前那条蜿蜒的小河。年少懵懂的我常暗自思忖：母亲与舅舅已在沪上生活大半生，听听沪语这么多年，为何这乡音竟似陈年黄酒，愈久愈醇？后来才懂——某些声音从血脉里长出来，便再难剥离。

羁鸟恋旧林，池鱼思故渊。如母亲这般漂泊异乡的老一辈，纵使身处繁华都市，心之所系永远是故乡老宅的那方天地。记得当我在晚餐时宣布“五一”将携全家陪她重返绍兴时，年近八旬的母亲竟如孩童般雀跃，双手轻拍着桌面：“盼了几十年，终于能回去看看了！”她眼角的皱纹里漾着水光，我知道，那是岁月沉淀的乡愁在涌动。

至今最令人难忘的，是在五马坊旧居遗址与一位上海老太的邂逅。两位银发老人站在崭新的住

宅区前，望着青砖黛瓦的彩色楼房，母亲眯起眼睛细数楼层：“真认真认出了。”对方用同样浓重的乡音应和：“该变的都变了，我也变成老太婆咯。”当她们在莲花桥畔寻得那口古井时，布满老年斑的手不约而同抚上青苔斑驳的井圈。俯身望着井底晃动的天光，儿时的记忆如绍兴黄酒般汨汨涌出——门前被雨水洗得发亮的石板路，斑驳木床畔外婆哼唱的越谣，田埂上赤足踩出的歪斜脚印。此情此景，令人恍若回乡诗“少小离家老大回”的意境，那根维系游子的红丝线，穿越千年依然鲜亮。孩子那时读小学，他的小脸是满满的懵懂，我只能在心里对他说，长大了，你会有感觉的。

令我惊异的是，平日体弱多病的母亲在故乡竟焕发出惊人活力。她脚步轻快地穿行在古城街巷，在大校场的石板路上驻足，在鉴湖纤道畔凝望粼粼波光。我知道，她定是忆起当年离乡时，与外婆共乘乌篷船的光景——船工手脚并用地摇橹，船首划开镜面般的水波，白墙黑瓦和斑驳的台门在桨声里

渐行渐远。这画面，想必在她梦中反复润染了半个世纪。

入住的绍百大酒店有家乡菜供应，母亲执意要去望江楼寻味。当梅干菜烧肉的醇厚、醉鱼的鲜香、清炖越鸡的温润在舌尖绽放，她满足的叹息里带着久违的乡音：“好吃哉！”当油炸臭豆腐的异香漫过鼻尖，她乡音喃喃：“姆妈从前总说，臭豆腐要配虾油露……”作为家里掌勺多年的“买汰烧”，我深知这些朴素食材里煨着的，是比越剧调子更缠绵的乡情。恰如美食家蔡澜所言：人最固执的乡愁，永远藏在胃的记忆里。

返程金山后，舅舅舅妈见到母亲神采奕奕的模样连连称奇。舅妈笑说：“阿姐讲话像绍剧般中气十足。”呵呵，这或许就是乡愁的魔力——当双脚重新踏上故土，当乡音在巷陌间产生共鸣，岁月加诸身体的枷锁便瞬间松弛开了。那些被时光冲淡的记忆，终在故乡的风物里重新显影，给予游子最温柔的慰藉，乡愁的力量我感同身受。

落子无悔

■苏阅涵

在一方棋盘上，黑白棋子交错纵横，静静诉说着棋手的智慧与抉择。中盘之际，每一子落下，皆牵动全局，稍有不慎，便可能功亏一篑。围棋有条不成文的规矩：手指离开棋子，选择的后果便已注定，吉凶成败，皆无回转余地。

人生何尝不是如此？我们在时间的棋盘上，落下一枚枚生命的棋子，每一个决定，每一次选择，皆如棋子落地，尘埃落定，无法重来。正是这种不可逆的决断，教会我们如何坦然面对得失，如何在岁月的长河中寻得内心的平静与从容。

多年前，我曾站在一个重要的路口，犹豫是否要将大半积蓄投入一门手艺的学习。那是摄影，我自小便被光影的魅力吸引，却因生活琐碎从未深究。后来，机缘巧合，我重拾相机，但学艺需付出高昂的学费和漫长的时间。朋友们劝我稳妥些，把钱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。可我内心深处，总有一团火在烧，摄影不仅是兴趣，更是我与世界对话的方式。反复思量后，我决定报名课程，全心投入。

起初的日子远比想象艰难。技术生疏，构图平庸，拍出的照片总差了点灵魂。熬夜钻研教程，背着相机四处奔波，钱包渐渐瘪下去，我开始怀疑：如果把这些时间和金钱用在别处，会不会更好？这样的念头如夜里的风，凉飕飕地吹过心头。但某天，我翻开一本关于围棋的书，读到“棋子落下，便是大局”，这话像一盏灯，照亮了我的迷雾。我逐渐意识到，纠结假设毫无意义，唯有接受选择，专注于当下，才能让这步棋发挥价值。

从那以后，我不再纠缠于“如果”，而是把精力都放在光圈与快门的调试上，放在捕捉每一个转瞬即逝的瞬间。几年后，我的作品开始在小圈子里崭露头角，有照片甚至被选入本地展览。有一次，路人驻足我的作品前，低语“这光影真美”，那一刻我才知道，当初的决定并非徒劳。它不仅让我掌握了一门技艺，更让我在按下快门时，找到内心的安宁。选择了这条路，纵使荆棘丛生，我也甘愿走下去，因为那些汗水与坚持，早已融入我的生命。

人非全知，谁能保证每一步都走得完美？重要的是，当我们发现某步棋未必最佳时，不应沉溺于自责，而是接纳它，从中汲取经验，继续前行。朋友小瑾的经历便是如此。她曾醉心于陶艺，痴迷于泥土在指尖成型的美感。可一次展览，她的作品因烧制失误裂了缝，观众的沉默让她几乎放弃。她把自己关在房间，懊恼当初为何选了这条吃力不讨好的路。然而，某天她重拾一块陶土，告诉自己：既然开始了，就别半途而废。她从头钻研技艺，改进配方，几年后，她的陶器线条流畅，质感独特，甚至被收藏家青睐。她说：“那次失败让我学会了耐心，也让我更懂自己的热爱。”她的故事让我明白，接受选择的后果，并从中成长，才能让每一步都变得有意义。

譬如行舟于江海，风浪无常，航向难测。既已扬帆，便当乘风破浪，而非频频回望彼岸。人生亦然，世事如棋，变幻莫测，唯有以平静之心运子，方能于黑白交织的棋盘上，于纷繁无常的尘世中，从容前行。纵然前路未知，纵然得失无常，亦能以澄澈之姿，走出属于自己的恢弘棋局。每子落地，皆是生命的咏叹；每步向前，皆是岁月的礼赞。



七夕乐

769期

《碧野》
孔祥秋 摄

善良需要能力加持

■天潼

小区里不少爱心人士常年投喂流浪猫，有的在路边角落放个碗，每天定时放入一些猫粮。据我观察，这些猫粮大多被宠物狗吃了。也许因为老旧社区居民普遍条件一般，不少狗主对于自家狗在外面乱捡东西吃，非但不管还喜闻乐见。

为了防止爱心做了无用功，我想了很多办法。一楼住户的阳台由于沉降，底部大多形成了空洞。有的住户我认识，他们不讨厌流浪猫，我便在他们阳台下洞穴里放置了猫碗。流浪猫能吃到，而宠物狗们却够不着。

“你这样太操心了，我不管是谁吃了，每天投放完猫粮也就尽了爱心。”邻居马大姐说。

她这番话让我想起楚人遗弓的典故，相传楚共王出去打猎丢失了弓，随从们要去找。他说：“算了，楚人遗弓，楚人得之，又何求焉？”马大姐的境界似乎达到了这个层次。然而楚王是楚国首富，区区一张弓不值什么。我们这样的工薪阶层，哪有能力为全小区所有宠物提供食物。何况有主的宠物狗，我们有必要提供免费餐吗？幸亏马大姐只是平头百姓，若是有什么管理职能，可就问题大了。

我给流浪猫准备的，都是八九元一斤的平价猫粮。不少爱心人士每天都喂它们罐头、猫条，计算一下，他们的总投入与我相当，然而由于单价高，数量便很少，只够个别比较黏人的流浪猫塞塞牙缝。我觉得

对于流浪猫，解决最基本的温饱最现实。若有余钱，不妨凑在一起，给母猫先做绝育，做一个是一个。若还有余钱，给公猫也“嘎蛋”。不控制繁殖率，流浪猫就会成为邻里矛盾的导火索。然而我们小区的爱心人士一盘散沙，因而流浪猫问题总是处理不好。

反观附近某中档小区，所有流浪母猫以及部分公猫，都已经完成绝育。小区里各类流浪猫设施非常齐全，居民们普遍接受了与这些小动物共同生活。这一切都得益于喂猫者组了一个群，群主刘婶退休前是一家国企的领导，她从一开始就有个长期远景规划。

早在几年前，她们就开始做直播。曾集资将一只中华田园猫送到了加拿大领养人那儿，费用大约八千余元。那时我还觉得这么做不值，这么多钱可以救助多少流浪猫？为什么非得送一只到国外。后来发现此举吸引了网络流量，让她们的直播一下子涨粉许多倍。此后她们收到了大量捐献物质，这样才有财力一举解决了流浪猫绝育难题。数量控制住了，曾经激烈反对投喂流浪猫的居民，大多转变了态度。

古人推崇“论迹不论心”，你的想法并不重要，行为以及行为的后果才是评判标准。生活中好人并不少，但其中相当比例并没有干成任何好事。善良如果没有认知能力以及行动力加持，往往只是无用的善良，等同于瞎子点灯白费蜡。



五一劳动节这天，天气阳光明媚，空气里夹杂着花草树木的清新。哥哥的行李箱还搁在堂屋墙角没打开，我们就踩着碎石往山里赶。他在城里工地干活，只有过年才回来，这次特意请了假，说做梦都馋山里的“泡”熟了没有。

山道旁的刺藤果然热闹。那些浑身带刺的枝丫上，密密麻麻挂满了山梅，红的发紫，青的泛白，在风里轻轻摇晃。哥哥伸手去够高处的果子，工装袖口滑下来，露出手臂上新鲜的擦伤。“前两天搬钢筋蹭的。”他说得轻巧，却踮着脚把最红的那串拽到我跟前。

小时候我们常干这事。那时他总把竹篮挎在脖子上，我举着树枝跟在后面赶蛇。遇到长在刺藤深处的果子，他就蹲下让我踩着肩膀。现在他站在斜坡上，背影像堵墙，我递过树枝，他用枝丫勾住刺藤，一粒一粒小心翼翼地采摘进搪瓷缸。

刺藤的倒钩缠住我的裤脚，哥哥弯腰来解。他指甲缝里还沾着城里的水泥灰，动作却很轻。我们不说话，只专注地摘，搪瓷缸里的山梅越堆越高。熟透的果子一碰就掉，滚进缸底发出闷响；带青的咬一口酸得龇牙，我们对视一眼，又伸手去够下一串。

日头爬到头顶时，我们在大枫树下歇脚。这棵树从小抱到大，树干上还留着我们用小刀刻的名字。哥哥从背包掏出两个面包，掰成四瓣。山风掠过树梢，卷着野果的酸甜，混着面包的麦香，在嘴里化开。他说城里超市也有树莓卖，装在塑料盒里，洗得干干净净，可咬下去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

下山时哥哥拎着沉甸甸的搪瓷缸走在前面，不时回头看我。山路被晒得发软，他的影子投在地上，和记忆里某个画面重叠。那年我摔破膝盖，也是这样被他背着下山，听他哼不成调的歌，数他后颈的汗珠。

母亲把山梅洗净装盘时直皱眉：“哎哟，看着就酸。”父亲尝了一颗直咧嘴，却偷偷又捏了一颗。我和哥哥坐在门槛上，看夕阳把院子染成橘红色。果子咬开的汁水顺着指缝往下淌，酸是真酸，可嚼着嚼着，又漫出甜味来。

离别的前一天，哥哥的行李箱塞满了冻山梅。母亲絮叨着路上别化了，他应着，把箱子扣得严严实实。车启动时，他摇下车窗喊：“等秋天板栗熟了，我还回来！”风卷着这句话掠过树梢，吹得路边的刺藤沙沙响，像是在替我点头。

那些长在刺藤上的山梅，那些酸到眯眼又甜到心里的滋味，大概就是大山给游子的念想。不管在城里的日子多累，只要尝到这口野果，就好像又回到了小时候，回到有哥哥背着我翻山越岭、父母守在灶前等我们回家的夏天。

远方

■周家海

云高天阔
山海相连

远方之外
还有远方

曾经的远方
如梦似幻

如今的远方
在轻轻滑动的指尖

因为远方有你
远方才依然有梦

因为心中有爱还有痛
你的歌声才如此悠扬悦耳

梦中的你和心头的你
终于无比契合地重叠在了一起

你仍是我最远亦最近最模糊又最清晰
最拿不起且最放不下的——远方……